

“走，到公园溜达去”

毛姣艳

“走，到公园溜达去”，每当走在小区里，常能听到挂在居民们嘴边的这句话。这个公园就是位于我们家门口的太原市和平公园。如今，这个公园已成为大家的“后花园”，从晨露泛起到皓月当空，公园里不间断地洋溢着欢笑和祥和，储藏着难忘的故事和记忆。

和平公园是一个“年少”的公园，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惠民工程，也是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缩影。经过一年的施工建设，2016年7月31日，和平公园正式对外开放，公园以“自然生态、和谐共融”为主题，秉承构建城市自然美景，承载百姓和谐生活的设计理念，是一所舒适宜人、和谐统一、现代时尚的综合公园，填补了太原市河西区无综合性公园的空白。

“走，到公园溜达去”，这也是我和我的家人的日常话。这个“后花园”于我而言，带来的是“塑形”之变——不仅塑身体之形，更塑精神之“形”。

锻炼益身心

登上观景台，俯瞰公园，一条红色的塑胶跑道环绕公园，格外醒目，宛若一条美丽的飘带。每晚七点半左右，有两支健步队分别从西门和东北门出发。在这条美丽的飘带上，身着统一服装的队员在前，快走锻炼的居民紧随其后，伴着音乐的动感节奏，步伐一致地快走，犹如一条游动的长龙。每晚走三圈，历时一小时，这已成为和平公园流动的风景。不知何时起，我和家人也进入了这样的风景里。

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和爱人跟着队伍走了两圈，突然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豆大的雨点顷刻而下，人们一个个拔腿而“逃”。我和爱人箭步来到公园小棚子下避雨。夏天的雨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雨停，我们准备回家，突然听到音乐再次响起，循声望去，原来是仅剩的六名队员继续行进、步调如初。此刻，我和爱人相视一笑，很默契地跟在队伍后，一起走完最后一圈。“健身不受天气影响，这才是真正的‘健身达人’”，回家的路上，我爱人感叹道。

这里还有一位我的“精神领袖”——那位七八十岁，每天坚持锻炼的大爷。他身体硬朗，精神矍铄。在明亮的路灯下，他的身影每晚都会准时出现。只要他那豆腐块大的小音箱响起，他就慢慢地舞起来。动作虽然简单，他却坚持循环往复，乐此不疲……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从不间断。

牛悦好

今天，我正在看《西游记》时，突然发现整本书都动了起来，还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在那金光里，一个身高不到四尺的猴子蹦蹦跳跳地向我走来，定睛一看那不是孙悟空吗？我惊讶地说话都结巴了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孙……悟空……空吗？”

只见那个猴脸雷公说：“是啊！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在天上待得太无聊了，下凡来找个小孩玩玩。你和我一起去打妖怪，好不好？”

我赶忙说：“好呀！咱们什么时候去？”

孙悟空说：“现在就去！”

说话间，我跟着孙悟空来到了一个叫黄虎岭的地方。起初我们并不知道，这黄虎岭里住着一个千年狐妖，专吃小女孩。中午时分，孙悟空说给我摘点水果去，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黄虎岭。那只狐妖的机会来了。听着“呜呜”的风声，我昏了过去。当我再睁眼时，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，对面就坐着那只面目狰狞的千年狐妖。

突然，一声巨响，狐妖老巢的石门被砸得面目全非，只听孙悟空大叫到：“好你个妖怪，竟敢擅自抢走我的客人，快吃俺老孙一棒！”

妖怪见大事不妙，连忙拿着兵器迎战。不出所料，没有十个回合，那妖怪就被孙悟空一棒打死，现出一只狐狸的原形。

孙悟空把我从妖怪洞中救出来之后，带我飞进天宫。人们都说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越十万八千里，这回真让我见识了孙悟空的厉害。只过了十几秒，我们就从黄虎岭飞到了三十三层天宫，看到了各路神仙，太白金星、玉皇大帝、唐僧……

孙悟空见到唐僧就说：“师父，她就是您徒弟的客人。”

唐僧看了看我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！别玩了，快送这孩子回家吧！”只听呼的一声，我又被送回了家里。

孙悟空对我说：“下次，等我有时间，一定带你去龙宫看看。”说完，孙悟空回到了书里。

（作者为桃园小学四年五班学生）



每次看见他，我都不由被这个老人的坚韧和达观折服，立刻浑身充满了迎接未来的信心和力量。

“六人小队”和这位老人，使我领悟到该怎样表达对生命的热爱，那就是——要有情有调，有始有终。

红歌育红心

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“我们唱着东方红，当家做主站起来”“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”……这阵阵歌声从公园“红歌角”飘向四方。除了雨雪天，每晚红歌角都有红歌演唱，有专业的伴奏队，有出色的指挥，有一流的领唱，更有里三层外三层的红歌爱好者。大家有的拿着手抄的歌词本，有的看着手机上搜索到的歌词，有的已将歌词熟记于心。众人齐唱，响彻云霄，经久不息……一首首歌曲，一句句歌声，如此挑人心弦、动人心魄。在歌声的感召下，我和家人也加入了这支队伍，唱响了“中国好声音”。

一首首动听的红歌，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百年历程的记忆；她见证了革命先辈赶走侵略者、解放全中国的坚强不屈、勇往直前和视死如归；她见证了建设者奋力拼搏、精钻细研、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决心；她见证了新时代中国人民共克时艰、团结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。

身为一名人民教师，这歌声更加鞭策我站稳三尺讲台，用好教材中革命题材故事，将“红色基因”渗透于课堂内外，躬耕思政育人的沃土；将“红色种子”播散在学生的心田，滋养学生的一言一行；将“红色精神”代代传承下去，培养祖国未来美好篇章的书写者。

美景沁人心

小桥流水、林荫小道、绿草茵茵、鲜花盛开……徜徉在公园里，仿佛身处大自然。公园西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，弯弯曲曲、缓缓地流入中心湖。小溪两岸，水草丛生、树木丰茂，五颜六色的花儿点缀草丛，好像绿地毯上美丽的刺绣。

走在溪边，潺潺的流水声会使人内心瞬间宁静；高大的树上有不少鸟窝，婉转的鸟鸣不时传入人们的耳朵，如天籁般动听。“妈妈，快看！水里有鱼！”有一次，一个小男孩在溪

高考志愿里的爱

赵自力

2001年，我参加了高考。考试刚刚结束，心情还未平静下来，学校就通知我和父亲去估分、填志愿。父亲显得比我更紧张，一直在教室外的走廊里踱步。我记得自己拿着答案估分时，不时就能看见父亲往教室里探头探脑地张望。我把估分结果给他后，他却一脸茫然，不知道是喜还是忧。

“这个分数你觉得怎么样？”父亲把球踢给了我。“发挥还可以，估计一本没什么问题。”我学着老师们平时的话说，“但要上一本好点的大学，可能有点难度。”

父亲听完，终于露出舒心的笑容。接下来就是填高考志愿了。那时是凭着估分来填报志愿。分估高了，志愿里填的学校录不上；分估低了，又错过了合适的学校。

估分时心情还不错我，看着一大摞招生指南和各种高校的招生简章，却双眼发晕——因为以往根本没接触过这些东西，实在无从着手。这时父亲倒是镇静下来了，每天都琢磨那些招生信息，反复比较。几次我午睡睡醒，看到父亲还趴在桌上研究那些资料。老式的风扇慢慢地转动着，发出吱吱的声音，父亲的背心都汗湿了。

除了跟我交流外，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学校，咨询填报志愿的事。有时一天会去几次，上午去问清楚了一个问题，下午遇到新问题马上又去。最后敲定高考志愿后，父亲仍然有点不放心，拿着志愿到学校问老师。回来后父亲高兴地说：“老师说你如果正常发挥了还可以冲一冲。”我想到自己的估分有点保守，再参考几个同等水平同学的估分，觉得老师的话在理，就和父亲商量着填报了一所211学校。“即使没录上，还有第二志愿嘛。”父亲安慰着我。其实我知道，他比我担心。

志愿填了后，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时间了。父亲则显得很急躁，有空就站在门口张望着什么。终于在一个炎热的下午，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，正是我心仪的那所211学校。

通知书父亲读了很多遍，最后他眼角带上了泪，手也有点微微颤抖。从不沾酒的父亲，那天破例喝了一小杯，咄咄呀呀地哼了半天的晋剧。

此后每年的高考时节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，想起朴实的父亲深藏于内心的那份爱。

风中摇曳的玉树

陈建祖

勇总是倾听，偶尔发表意见，清晰、简洁、有力。更多时候是我们在电热锅里煮挂面，偶尔还有几颗鸡蛋，以供我们口干舌燥、饥肠辘辘时享用。每遇凌晨，我们疲倦至极，然后在床上和衣横卧，沉沉睡去。太阳升起时，抹一把脸匆匆向各自的单位奔去。6月5日一早，高铁疾驰，掠过田野、河流、山峦，掠过城市和村庄。我随着列车的律动，梳理着志勇从卡车司机、青年诗人、总编辑、营养师、灯具供应商、“吃货团总教官”的生命印迹……

1979年，太原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作恢复正常。每到周末，文学青年从城市各处汇聚此地——阅读者如饥似渴，讨论者热火朝天，习作者如痴如醉，讲座者绵绵不绝。我和张锐锋大约是1981年秋天加入诗歌组的，豪放不羁的雪野、儒雅随和的谭曙方、老成持重的病夫、朴实的卢建设、幽默的常啸、活泼的张蓮花、温和的曹翠则……他们都是诗歌组的主力军。其时我多次力邀志勇加盟，他可能觉得自己还不够格，几度犹疑，直到1982年夏天才参与其中。从那时起，志勇系统的阅读、认真的研磨，跃跃欲试的创作开始了。

那时，我们都还没有成家，我、志勇、锐锋几乎形影不离。记得他与锐锋总是争执谁是兄谁是弟，因他一直坚称自己是1960年生人，比锐锋大几个月。1983年8月，承蒙《山西文学》诗歌组长蔡润田的信任，借调我到编辑部初审诗稿。几经修改，反复打磨，郭志勇的组诗《道路，你悠长的歌》在《山西文学》1984年1月号刊出，并配发了“编者手记”，这是郭志勇首次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组诗并亮相山西诗坛。

边玩耍，突然惊喜道：“我想抓条小鱼，把它带回家！”妈妈忙蹲下身子，和声细语道：“孩子，鱼儿应该生活在水里，这里才是它的家。”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“溪水是鱼儿的家，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家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护好这个共有的家”，小男孩的妈妈语重心长地说。

四月的樱花节是公园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。一树一树的樱花，花团锦簇，白的似雪，粉的似霞，十分养眼。朵朵樱花散发着阵阵清香，香飘数里，招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采蜜嬉戏，也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。人们驻足樱花树下，陶醉在樱花的光影里；有人为最美樱花的身姿留影；有人鼻子轻轻地凑到樱花前，深吸一口气，感受沁人心脾的花香；有人边赏花边给孩子普及樱花的知识，告诉孩子要做一名“护花使者”。而我早已沉醉于这一棵树美丽的樱花，仿佛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朵，随风摇曳……

一阵清风从耳边划过，带来大自然的讯息：美景沁人心，仁心续美景。我们以实际的点滴行动尊重自然、欣赏自然、关爱自然，这大抵就是最美的风景。

“走，到公园溜达去”，这是一种幸福的所得，这是一种生活的滋味，这是一种对美好的向往！漫步公园，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，每个人的幸福都挂在嘴边、扭在腰间、绕在脚尖，穿行其间，不觉，我已然遇见更好的自己……



生活写真

生活写真

1984年夏天，山西省作家协会筹办大型文学刊物《黄河》。委托我推荐一个热爱文学、熟悉太原、勤勉稳健的年轻人承担刊物的相关编务。那时郭志勇已到省建二公司团委工作，综合多种因素，我郑重推荐了志勇。从此，郭志勇正式步入山西文坛。

1984年初，我考入《太原日报》副刊部工作后，长治的郭俊明接替我到《山西文学》编辑部初审诗歌稿件。在南华门东四条那个绿色氍毹的院里，志勇、俊明二郭都喜豪饮，都爱下象棋，文友酒友棋友，过从甚密……1987年，郭志勇离开工作两年多的《黄河》杂志社，转而投入创刊不久的《山西建工报》。他在省作协的工作得到了同事和作者的认可，他也开阔了文学视野，增加了社会阅历，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……

倏忽间，我想起了1980年冬夜那封11页的信，想起了第一次见面时他玉树临风的身姿。郭志勇在2011年11月24日的日记里曾这样记述：“感念31年前那位提示我去看但丁·惠特曼和聂鲁达的兄长——诗人陈建祖，因为您，我得以用诗的眼睛去看望人生的风景，每每感念这些，我都热泪盈眶……”

我想起2015年春节的那次文友聚会。酒酣耳热，频频合影后，志勇将我们夫妇送回下榻处，街上花灯斑斓。临别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哥，我和你最亲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次日晨，手机收到短信，是志勇的：“哥，你给了我世界观，就给了我一切！”

噫嘻，俱往矣……

（摘编自《山西文学》2021年第六期）

今年的高考作文，是阅读下面的材料，根据要求写作。

古人常以比喻说明对理想的追求，涉及基础、方法、路径、目标及其关系等。如汉代扬雄就曾以射箭为喻，他说：“修身以为弓，矫思以为矢，立义以为的，莫而后发，发必中矣。”大意是，只要不断加强修养，端正思想，并将“义”作为确定的目标，再付诸行动，就能实现理想。

上述材料能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以启示，请结合你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：选准角度，确定立意，明确文体，自拟标题；不要套作，不得抄袭；不得泄露个人信息；不少于800字。

一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总是引起大家的关注，我虽已届中年，但对此题目颇有感触，遂写下这篇同题作文。

曾在西蜀建亭子的扬雄，有一段连珠式比喻，论述对理想的追求：“修身以为弓，矫思以为矢，立义以为的，莫而后发，发必中矣。”短短数语，涉及基础、方法、路径、目标及其关系等，可谓精当。而这精当的比喻，正适于青年与理想的关系。

青年需要目标，正如“矢”需要“的”。这个“的”，必须是正确的，“立义以为的”；而射向“的”的“矢”，就是思想，思想需要不断调整与提升，“矫思以为矢”；“矢”能射远，其前提是有强劲的良弓，“修身以为弓”。

百年前的湘江之畔，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提出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”，是铸造自身修养这一良弓；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是其磨砺之“矢”；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，便是其坚定的理想之“的”。携此弓，备此矢，向此的，这位青年从湘潭走向了嘉兴南湖，走向了井冈山，走向了延安和西柏坡，走向了宏伟的天安门，向世界和历史发出宣言：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！”

与此同时，有鲁迅笔下的阿Q、“清国留学生”“红眼睛阿义”，以及众多的“伸颈鸭”式的看客，在大好的年华，或醉生梦死，或庸庸碌碌，或就地“躺平”……这样的人，用《药》之中夏瑜的话讲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他们的人生因缺乏清醒，不愿努力，更没有目标，于是注定了是一个悲剧——这样的人多了，便是社会与国家的悲剧！

说到底，无论锻造“弓”，还是调整“矢”，以及瞄准什么样的“的”，是一个价值观与人生观、世界观的问题。在青年时期，必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、世界观，才能“莫而后发，发必中矣”，拥有充实而有意义的未来，将自己与此苍茫大地的沉浮紧密联系，立德立功立言。

我有幸，生于空前太平昌盛之时代，当与此时代无数有修养、有理想的杰出青年一起，摒弃杂念，排除干扰，以百年前伟大的前辈为榜样，“管却自家身与心”，修养此身心，提升此思想，树立与国家与时代相伴之目标，在前辈的基础上继往开来，为国家与时代的进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“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”“仰手接飞猱，俯身散马蹄”，我是年轻的射手，我已张弓搭箭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我相信自己能“莫而后发，发必中矣”！

风中摇曳的玉树

陈建祖

1984年夏天，山西省作家协会筹办大型文学刊物《黄河》。委托我推荐一个热爱文学、熟悉太原、勤勉稳健的年轻人承担刊物的相关编务。那时郭志勇已到省建二公司团委工作，综合多种因素，我郑重推荐了志勇。从此，郭志勇正式步入山西文坛。

1984年初，我考入《太原日报》副刊部工作后，长治的郭俊明接替我到《山西文学》编辑部初审诗歌稿件。在南华门东四条那个绿色氍毹的院里，志勇、俊明二郭都喜豪饮，都爱下象棋，文友酒友棋友，过从甚密……

1987年，郭志勇离开工作两年多的《黄河》杂志社，转而投入创刊不久的《山西建工报》。他在省作协的工作得到了同事和作者的认可，他也开阔了文学视野，增加了社会阅历，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、作家、评论家……

倏忽间，我想起了1980年冬夜那封11页的信，想起了第一次见面时他玉树临风的身姿。

郭志勇在2011年11月24日的日记里曾这样记述：“感念31年前那位提示我去看但丁·惠特曼和聂鲁达的兄长——诗人陈建祖，因为您，我得以用诗的眼睛去看望人生的风景，每每感念这些，我都热泪盈眶……”

我想起2015年春节的那次文友聚会。酒酣耳热，频频合影后，志勇将我们夫妇送回下榻处，街上花灯斑斓。临别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哥，我和你最亲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次日晨，手机收到短信，是志勇的：“哥，你给了我世界观，就给了我一切！”

噫嘻，俱往矣……

（摘编自《山西文学》2021年第六期）

弓与矢的启示